



十年台北

一九六七年春的某一天，孟小冬與姚玉蘭這對異姓「雙重」姐妹，在斷交了十五年之後，突然通過一個長途電話，而又恢復了「邦交」。電話是孟小冬由香港打給在台北的姚玉蘭的，孟小冬在電話中告訴姚說：「有個某某朋友來找過我，要我投資做點生意，被我婉言拒絕了。聽別人說，他又要去台灣，向你周轉銀錢。此人據我所知，不太可信。所以我也勸你不要聽他的。」孟小冬接著還對姚說：「我們姐兒倆的幾個私房錢都有限，但已足夠維持生活。經商有賺有賠，並且刀把子在別人手裡，可萬萬不能上當，借出去了假定收不回來，那就應了一句老話：『坐著放債跪著討債了！』」

姚玉蘭聽了孟小冬的話，深以為信，沒有出錢投資，心想到底是自家姐妹，及時地告訴了她，否則差一點上了當，從此姚孟和好如初。在姚多次來電極力勸說下，孟小冬接受了姚的盛情邀請，於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搭乘太古公司的「四川」輪離開香港赴台北定居。

船到基隆碼頭，姚玉蘭親自來迎接孟小冬，此外還有陸京士、朱庭筠等一批恆社人員，也到碼頭恭迎。冬皇入境證上名字用的是孟令輝，因為隨行的木籠中攜帶了三條狗，受到海關人員的阻撓，經陸京士向海關人員說明孟令輝即冬皇孟小冬，乃國劇之寶，於是冬皇在一片熱烈歡迎的歡呼聲中登岸。

冬皇定居台北以後，因為她的名氣太大，慕名前來拜望的各界人士絡繹不絕，有記者的訪問，有團體請求義演，有梨園同行以及親朋相邀赴宴，這些她都一一辭謝了。孟小冬的身體本來就不好，范秀軒（余叔岩書齋名）學藝時，受師傅影響學會了抽鴉片煙，後來又深受胃病的折磨，此時身體更趨羸弱，因而她向外界聲明，遷居台島，旨在靜養，不準備參加任何社交活動。但對慕名前來求教問藝者，只要看他（她）確實學有基礎，是一塊戲料，

冬皇也會樂意熱忱指教，認真說戲，但往往點到為止。如台島的女伶姜竹華、余嘯雲等青年演員，均曾受到冬皇的指點。而在他們赴香港公演時，冬皇還以長途電話通知香港的朋友，請他們為其捧場，可見冬皇對年輕一代的關懷與支持。不過倘若要她帶徒弟，培養衣鉢傳人，根據她的健康狀況，實在是力不從心，應該體諒她的苦衷。冬皇自己也曾認知作為余派傳人的責任，她到六十歲以後，還曾表示決心，說：「為門人的我，定能賈其餘勇，來光大師門，以報先師的恩德也。」

冬皇初到台北幾年，由於受到姚玉蘭、杜二小姐（美霞）和幾位追隨她的弟子們的多方照料，使她感到親情和友情的溫暖，特別是杜二小姐對她更是無微不至地關心和照顧，情如母女。冬皇在台北信義路租賃一處房子單獨居住，但姚氏母女每天必到她這裡來一次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極少缺席，姚玉蘭總是坐在那裡，笑咪咪的。冬皇常說：「真奇怪，她來這兒一坐，我就覺得很定心，她要是有一天不來，我就不知道這日子怎麼過了！」所以這段時期，孟小冬的精神、情緒都很不錯，常在寓所和親友賓客打打麻將、聊聊天，或指教解答弟子的某些藝術上的疑難問題。

有時孟小冬單獨一人定下心來，坐到桌前臨寫「孟法師碑」。她本來興趣就很多，在香港時曾從劉源沂學刻圖章，向劉家傑學英文會話，還從太極拳名家董英傑的女兒學過太極拳，可以說是多才多藝。到台後，她又多了一項宗教活動，即每晚在家手捻佛珠，口誦經文。若逢農曆除夕及元旦，必在寓所通宵敬香。每年在自己生日那天，必到台北西寧南路的法華寺念普佛。她正式為從虛法師的皈依弟子，賜法名「能泰」，而信仰觀世音尤其虔誠。其實這倒不奇怪，因為她早在年輕時，就是個佛教徒了。

孟小冬到台北後做的一件最有意義的事情，就是在她老師余叔岩八十冥誕之期，應香港幾位朋友的約請，撰寫過一篇〈紀念先師

余叔岩先生)的文章，全文二千字不到，語言平淡質樸，不假雕飾，但文詞懇切生動，完全出自肺腑，直率純真，讀來令人感慨，是一篇非常難得而又十分精彩的好文章。今將該文摘錄如下，以供賞閱：

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七日（農曆）為先師羅田余先生八十誕辰。先期，在港的幾位景仰先師的朋友，要我寫一點文字以資紀念，自屬義無可辭。但筆墨久疏，身體孱弱，縱然握管，又怎能述先師的盛德於萬一呢？

先師為湖北省羅田縣人，羅田在鄂東為黃州府屬，與黃岡黃陂接近。其語言最為圓潤，在國劇界裡頭所謂湖廣音也。先師三世名家，淵源有自，又兼有良好的師友，其因素不是普通人所能具備的。

我們知道：做一樣學問或藝術，總不外乎三個條件，第一是天賦，第二是毅力，第三是師友。沒有天賦，不能領會；沒有毅力，半途而廢；沒有師友，無人研究。先師既有天賦，也有毅力，更有良好的師友，而他老人家那份困心衡慮、努力向上的精神，只有親炙於他的人，才能體味著他那份心胸。《孟子》上說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。」他老人家在藝術上的造就，是有其原因的。

先師於戲劇上，有其先世的祕本，而且親炙了譚大王。雖然譚大王僅給他說了一齣《太平橋》，相信他們師徒之間，在國劇的原理原則上，必然談過了許多。以先師聰敏絕頂，舉一反三的天資，自然心領神會，用不著刻意地摹擬，而可達到了最高的境界；況且譚劇上演，均曾到場諦觀，去蕪存菁，胸有成竹，否則何以能自成面目。古人嘗謂杜工部為詩聖，若以工部比譚大王，則先師應為李商隱或黃山谷，也是直接杜工部，而各有其本人的面目。

先師好學不倦，虛心接納。凡一字一事之不妥，必研求而弗懈，故其所用劇本，皆經通人修訂，如《珠簾寨》坐帳之念白：「我父朱雅赤心……御賜姓李」；《御碑亭》之詩：「方知宋弘是高人」；《盜宗卷》之唱詞：「第二排太子嬰。」這些都經過了刪改、增加，使他唱詞，合乎史冊，顯得與眾不同的講究，而是別人所不注意的。

我在未曾立雪之前，對於譚劇已下了不少年的功夫，也經過了不少名家的指點，但聽了先師的戲之後，不覺心嚮往之，門牆雖高，終成我願。記得當年，自己每晚下戲之後，再趕往聽先師的大軸戲，彼時影響之深，獲益之多，非可言喻。及入門以後，先師精心教授，不厭其詳，使我今天得有具體而微的相似，實在難忘先師嚴格的訓誨。想起從前椿樹頭條受教之時，范秀軒中談笑風生的情況，歷歷在目，真是每天每刻沒敢把先師的聲音笑貌忘卻一點。駒光不駐，自己亦已六十開外之人了，能無裊觸而慚愧？

先師逝時，年才五十四歲，若處於目下醫藥發達之世，雖有疾病尚可拖延，何止遽然奄忽，使我永失教導之人，豈不悲痛？

先師逝後，二十六年來，我除於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演出《搜孤救孤》兩場外，迄未再有表演，自覺承受先師付託的衣鉢，以環境及身體關係，始終未能有表褻的機會，實在深深地愧負師門，惟有繼續精研敬謹保守，以求他日發揚光大的機會耳。

多年以來，國劇寢衰，所幸香港台灣兩地甚至遠在美國，研求此道者，頗不乏人，而余派唱腔，亦仍到處可以聽到，比較「滿城爭唱叫天兒」的時代，著實開闊了許多。先師天上有知，亦必欣然色喜，為門人的我，定當買其餘勇，來光大師門，以報先師的恩德也。

香港幾位筆友，時常在刊物上，撰寫梨園掌故，頗興白髮龜年之感，尤其推崇先師。愛屋及烏，連本人亦獲逾格的器重。際茲先師八十誕辰，遠道徵文，囑撰數語，以資紀念，殊為盛事。

伏念先師未臻上壽，實為藝林缺憾；但論其藝術，已屬登峰造頂，無以復加。那種深刻嚴格的精神，實在我未見過有第二人可以比擬。成功不是偶然，大名不是幸致，必有其獨特的優點為他人所不及者，方克臻此。

很抱歉，本文未及細談先師的戲劇。蓋言之，浮泛草率，非我所願，若說之過於精細，必嫌篇幅冗長，自己亦無此精力撰寫長篇。敬就個人感想所及，寫此短文，以示崇敬云爾。

冬皇一生，傳世的作文不多，連一九三三年在天津的〈緊要啟事〉和一九五三年在香港為孫養農專著《談余叔岩》寫的序言，再有就是這篇追念先師的文章，不過二三篇而已。但從中不難看出冬皇的見聞識廣，學識淵博，這些給廣大余派愛好者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影響。她不少港台弟子，都認為冬皇的藝術到了晚年，雖然不登台表演，但在給弟子說戲中，確已爐火純青；有些唱念，經她細心安排，比前在香港已有不同，似有發展。他們窺察冬皇有時也在瞑目沉思，似乎對余派已有新的心得和改進。孟老師的這些成就，既有繼承，又有發展，大家都認為這是「孟派」。還認為余叔岩先生也是在繼承譚鑫培的經驗之後，自己再加以體會修正的，此正所謂「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」和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的藝術道理。冬皇聽到這些評贊後，堅決拒絕「孟派」的說法。她很嚴肅地指出：「本人原也是學譚的，年輕時，為了癡迷地找譚腔，不知費了多少力、多少錢（如向陳十二爺學一齣《空城計》，即花三百銀洋）。後隨先師學藝，始知譚余原屬一脈流傳。他們的劇藝猶如一座高山，絕不是我的聰明所能夠逾越的。我哪裡還敢對師門的藝術有所改進，我不過謹守弗失而已。」

孟小冬說的是實話，她從來沒有想過以「孟派」自我標榜。其實憑她幼年的功底，又在余門深造多年，加之本人冰雪聰明，才智過人，是足以像楊寶森那樣在余派的基礎上大幅度地創新的。然而她終身恪守師承，像王又宸學譚那樣，未敢越雷池一步，在梨園中亦未能培養出真正的衣鉢傳人，這實在讓人深感惋惜。

冬皇在台北的後幾年，隨著年事漸高，又因多年抽煙患了喘咳毛病，平時偶爾也只能用低調門胡琴吊嗓。在和幾位港台弟子閒談時，有時忽然高興，向門人作某個身段動作的示範，往往正在興高采烈時，她會突然停下，一聲不響，進臥室躺到床上休息去了。身體的不適是孟小冬晚年最難受不過的事情，特別是氣喘、咳嗽，這對一個想開口歌唱的人來說，實在是一個殘酷的折磨，因此冬皇后來連小聲清唱的興趣也沒有了。她養了兩條狗，有時還常牽著牠們出外散散步。她很喜歡養狗，認為狗是善良的家畜，也最通靈。這兩條狗均以酒為名，一呼「香檳」，一呼「白蘭地」，後來均死去，很使她有一陣子抑鬱不歡。

從此孟小冬足不出戶，在家打開電視機，從中尋找樂趣，以此消遣，打發日子。據說在她客廳裡放有兩台電視機，有時一齊放映，可以同時收看兩個台的不同節目，她不但看京戲，其他如影片、話劇、流行歌曲以及各項娛樂節目，她也都感興趣，還對一些歌唱演員的發音、咬字，以及唱時的動作，都加以品評。偶爾在高興時，還對一些成名的歌手和明星的姿態或唱腔，加以模仿、學唱，惟妙惟肖，令親友賓客大笑不止。

冬皇在文藝表演方面，富有極高天才；但在一些新生事物面前卻有時顯得束手無策。定居台北的杜美霞女士（即杜二小姐），在電話中告訴筆者這樣一件生活小事：冬皇生前，她每天晚上都要到冬皇那裡去一趟，照料起居飲食，臨睡之前，幫她倒水洗腳，鋪好床被，一切安排停當後，方才離開回家。可是過了一會兒，



又接到她的電話，說肚子餓了，杜二小姐告訴她冰箱裡吃的東西都有，只要爐子上熱一下就可以吃了。不想冬皇卻回答說：「是呀！我這個煤氣打火就是點不起來，怎麼燒呢？」原來新式煤氣灶自動打火，冬皇卻一時不會使用。

冬皇晚年在台北獨居生活，有許多不能自理的地方，最主要還是她早就病魔纏身。近年由於心情沉鬱，身體更是每況愈下，稍不當心，即患感冒，而喘咳愈烈。冬皇最後在台北的十年，正如她的弟子李猷先生所說：「十年台北，多半病中」。

